張融：古代特立獨行的「金句達人」

世人多愛金句，意在言外，入木三分。古之金句達人，當推王勃、韓愈，前者一篇《滕王閣序》有 40 個成語，後者一生造了 300 多個成語。論江蘇蘇州歷代金句名家，首推張融，不同於王、韓，張氏金句既有自作，也有他人對其風度言行概括。此處整理薈萃其十大金句，結合人物生平，兩相對照，還原吳郡歷史上的一代名士。

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

張融，字思光，吳郡人，南朝文學家、書法家與官員，仕宋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，後入蕭道成幕為太傅掾，入齊，累官司徒左長史，建武四年去世，世稱張長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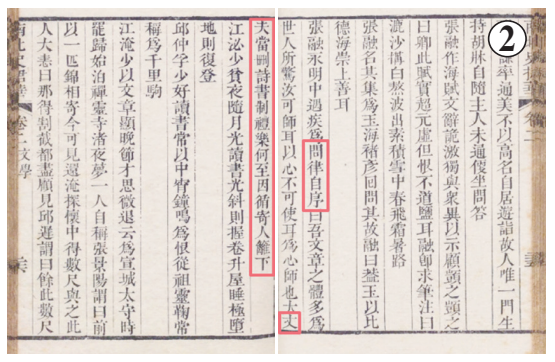
劉宋時期，張融曾被徵召為蕭道成屬官，二人交情甚篤，等到蕭道成建立南齊後，對其格外關照。例如，蕭道成知曉張融品行高潔，衣物破舊仍不忍更換，但考慮到朝廷體面，不便讓其身著破衣上朝，特意為他準備了一身合體的舊衣，足見關懷之細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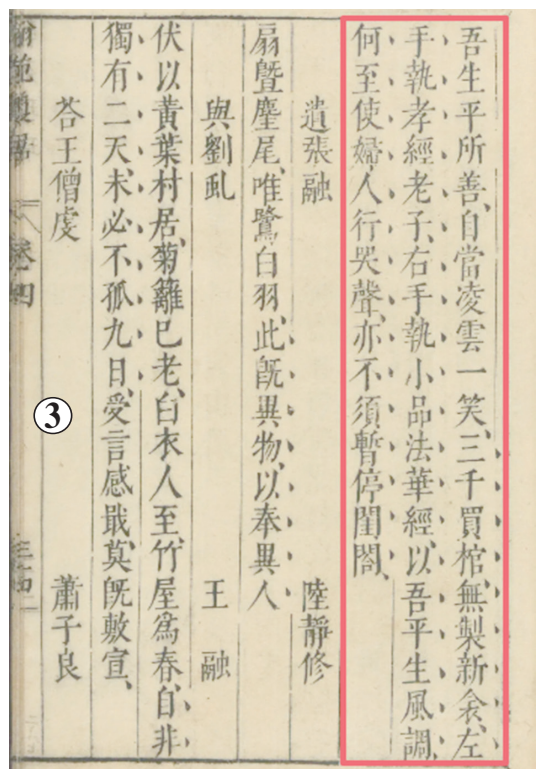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張融行事風格極為特異，就坐時常高抬雙膝，行走時拖步仰身，與他人同行時，亦常放緩腳步，特立獨行不合群的姿態展露無遺，即便性情寬厚的蕭道成，也對其發出「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」的評價。

此語並非陳子昂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式的讚譽，而是暗含著幾分無奈與疲於應對的感慨，張融這般特立獨行之人，有一位已足夠費心，若有兩位，別人恐怕無法安穩生活了。

能令一位開國君主發出如此感慨，足見張融行事之不與人同，也難怪《南齊書》為其撰寫近 5000 字傳記，對其生平予以詳盡記載。







▲圖１為唐代孫位所繪《高逸圖》中的張融（上海博物館官網）；圖２為清代周嘉猷所著《南北史捃華》卷二（日本「內閣文庫」網）；圖３為明代楊慎等人所撰刻本《古今翰苑瓊琚》寫有「吾生平所善，自當凌雲一笑」字樣（美國「哈佛燕京圖書」網）。

丈夫當刪《詩》《書》，制禮樂

張融在文學創作領域亦表現出極度的自負。他認為文學創作不應被體裁所束縛，應著力彰顯自身獨特風格，同時又對弟子著重強調，要善於聽取他人意見，更要堅守本心創作，切不可盲從他人思維，喪失自身根本。這些如今被視為常識的理念，早在 1500 年前便已由張融總結提出。

張融在文學領域最令後世驚歎之處，是其在《門律自序》中提出的「丈夫當刪《詩》《書》，制禮樂，何至因循寄人籬下」。在旁人眼中至高無上的孔子，在他看來也只是傚法的先賢之一。他以孔子刪訂《詩》《書》、制定禮樂的舉措為例，明確主張文章創作應秉持獨創精神，不可如鳥雀般寄居於古人「籬下」，缺乏自身獨特風格。後世多僅從字面意思解讀「寄人籬下」一詞，反而忽略了其原本比喻文章著述因襲他人、缺乏自身見解的本義。

張融在文學上的這份狂傲，並非源於無知，而是建立在對自身才華的絕對自信之上。據記載，張融著述頗豐，《隋書・經籍誌》著錄其文集 27 卷、《玉海集》10 卷、《大澤集》10 卷、《金波集》60 卷。

張融文學，後代知曉者甚少，然「寄人籬下」之句，氣格高迥，立意至深，張吳門歷代文學之眉目。

積雪中春，飛霜暑路

西晉辭賦家木華撰寫的《海賦》乃是千古名篇，名揚千古。

自《海賦》問世後，後人極少再創作同類題材作品，或才低露怯，或題無餘義，張融偏敢挑戰。

他在乘船赴交州任職途中，彼時遭遇特大風浪，他觸景生情、有感而作。賦中「湍轉則日月似驚，浪動而星河如覆」一句，生動展現了海上風浪的極致凶險，其勢彷彿能倒轉天地，足見張融當時內心的驚懼之情。精彩語句還有很多：

陰鳥陽禽，春毛秋羽。遠翅風遊，高翮雲舉。翔歸棲去，連陰日路。瀾漲波渚，陶玄浴素。長紘四斷，平表九絕。雉翥成霞，鴻飛起雪。合聲鳴侶，並翰翻群。飛關溢繡，流浦照文。

張融返回南京後，將《海賦》呈予友人顧覬之品鑒，顧覬之評價道：「卿此賦實超玄虛，但恨不道鹽耳。」聽聞此評後，張融當即取來筆墨，在賦中補寫四句：「漉沙構白，熬波出素。積雪中春，飛霜暑路。」這四句精準描繪了煮海製鹽的場景，濾沙得白鹽，熬波凝素霜，鹽堆如仲春積雪，鹽粒似暑日飛霜，其構思之精巧，令人歎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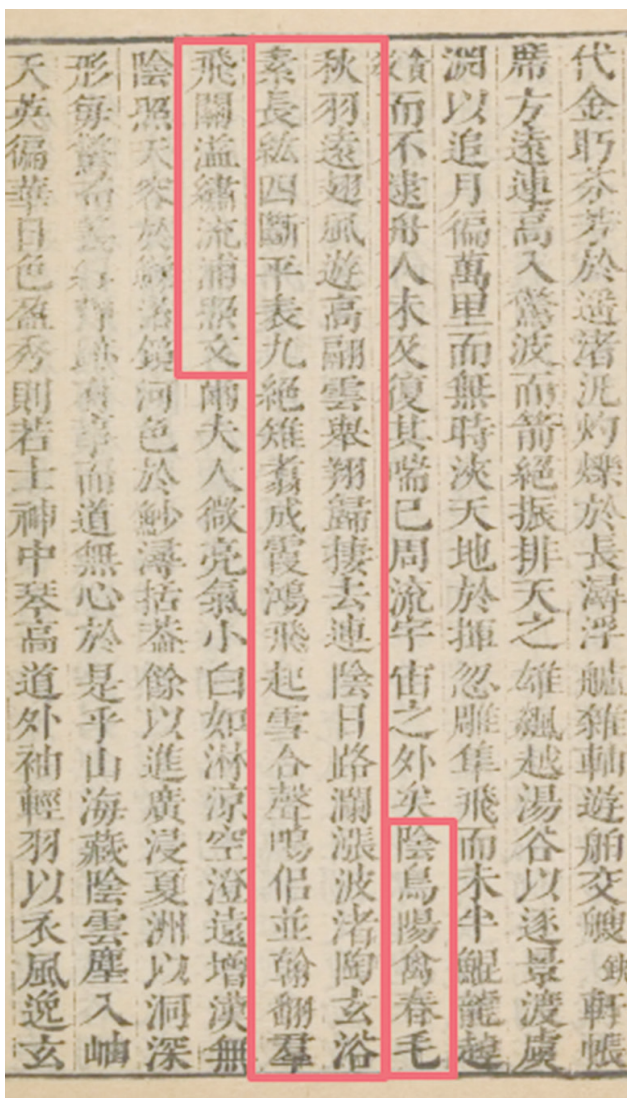
在索要筆墨的片刻，他便完成構思，十六字不著一個「鹽」字，卻句句緊扣煮鹽實景，囊括淘沙、煮鹵等工序，又聯想到春雪夏霜，快且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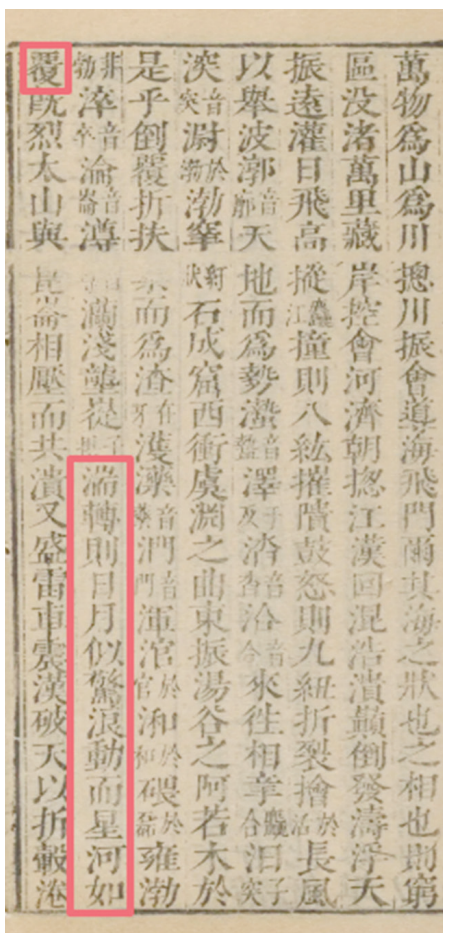
非恨臣無二王法，亦恨二王無臣法

在書法領域，張融也有一種捨我其誰、獨一無二的精神氣概。他尤擅草書，常自讚書法，齊高帝蕭道成雖認可其書藝，卻故意說他筆法不及二王（東晉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），意在磨一磨他的傲氣。對此，張融回應道「非恨臣無二王法，亦恨二王無臣法」，暗含自身筆法優於二王。遺憾的是，張融的書法真跡未能留存，其言論的真實性已無從考證。

唐代書畫家李嗣真在《書後品》中評價張融書法「要自標舉，蓋無足褒」，將其歸入「下中品」，可見其評價有限。唐代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對張融評價相對較高，認為其書法水平堪稱南齊、南梁時期首位，將其草書與歐陽詢、智永等人草書同列為「妙品」，但同時指出「可敵右筆草書四分之一」，明確張融書法遠不及王羲之。與張融所處時代最為接近的南梁書法評論家庾肩吾，在《書品》中稱其書法「動成楷則，殆逼前良，見希後彥」，看似讚譽，卻將其列為「下之上」，評價並不算高。張融的這份不恨，流傳到宋代，卻被彭淵材弄出了五恨，第一恨鱘魚多骨，二恨金橘太酸，三恨蓴菜性冷，前三恨都與蘇州有關，令人況味。

真正將張融不恨精神發揚光大的是辛棄疾，「不恨古人吾不見，恨古人不見吾狂耳」。





◀▲南朝梁蕭子顯所撰《南齊書》，寫有張融《海賦》的部分。
美國「哈佛燕京圖書館」網

先君不幸，名達六夷

怪誕行為似乎能夠遺傳，張融舉止古怪，其父張暢行事也異於常人，曾執意要與侄子張緝合葬。父子二人舉止另類，或許是自幼成長環境特殊，性情敏感所致。

相對於張融嫌棄別人，別人也嫌棄他，其父張暢沉穩幹練，在外交場上憑雄辯之才捍衛家國，聲名遠播域外。

南齊時期，北魏使者訪齊，席間特意問及張融：「您乃宋彭城長史張暢之子否？」張融卻蹙眉沉吟，良久方答：「先君不幸，名達六夷。」北魏使者很明顯對張暢很有好感，才會在國事訪問期間，專門問候張融。可張融的回答就太過失禮了，此語並非詆毀先父，實則是委婉表達對北魏的輕視。要語貴精，八字之間既回答了別人的問題，有用層層轉折，婉轉說明了對北魏的不認可。

非是非是，都自非是

狂狷之人行事往往超脫常理，常令人難以捉摸。

張融的日常言行便頗具此類特質，其舉動雖看似荒誕，卻也盡顯其獨特品性，堪稱無厘頭喜劇的鼻祖。

張融最無厘頭的行為，便是他訪友誤闖宅邸，連說三聲「非是」的典故。張融與吏部尚書何戢交情深厚，某日他前往拜訪何戢，卻被下人誤通報給尚書劉澄。

張融下車入門後，見狀便言「非是」，知道來錯了地方；行至門口見到劉澄，再次言「非是」，知道找錯了人；待走到座前正視劉澄，仍言「非是」，確認雙方並非同道之人後，便從容離去。其言行全程盡顯隨性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細究此事可見，張融看似放浪形骸、不拘禮法，實則深諳處世禮節，為人坦率灑脫。常人若誤登他人之門，或當場說明情況後轉而前往原定拜訪之處，或順勢留下與主人閒談攀交。而張融認為，既然已通報劉澄，便應依禮登門拜會，待入席之後，再從容告辭，既盡了禮節，也堅守了自身本心。

陸處無屋，舟居非水

張融為官清廉自守、兩袖清風，深得蕭道成讚譽，被評價為「素懷有本」，其居所簡陋，盡顯清廉本色。一次，張融請假歸鄉，皇帝詢問其居所所在，他答道「陸處無屋，舟居非水」，身在陸地卻無屋可居，船泊岸邊並非行於水上，話語玄妙難解，令人思之不得其解。

皇帝遂向張融堂兄張緒問詢。張緒回稟道：「融近東山，未有居止。權牽小船上岸，住在其間。」皇帝聞之大笑，笑談之間，更凸顯出張融清廉自守、不慕奢華的品格。張融出身吳中大族，本應家產豐厚，自身官至司徒左長史，執掌天下清議，身居要職，名望頗高，按常理斷不至於棲身陸地舟船之中。其反常之舉背後，藏著不被世俗理解的孤寂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選擇在島嶼之上棲身度日。

自地升天，理不得速

張融孤傲聰慧，並非不懂人情世故，只是鮮少向人低頭。

在為數不多值得他如此相待的人中，蕭道成無疑居於首位。據載，蕭道成從太極殿西室走出，張融上前請安，緩步拾級而上，耗時許久。

入席就座後，蕭道成詢問其來遲之由，張融答道：「自地升天，理不得速。」此語以詼諧之辭化解了稍顯尷尬的局面，更將面見君主比作「自地升天」，暗讚蕭道成尊貴如天，恭維之語含蓄巧妙，不露痕跡。

另有一事，北魏大軍抵達淮水一帶，未多停留便匆匆撤軍，蕭道成召集群臣問詢：「北魏軍為何忽來忽退？」當時衆臣皆未能應答。此時，位列下座的張融高聲進言：「彼因悖道而來，見明君在位，故引軍退去。」在場公卿大臣均認為其言得體妥帖，盡顯機辯。

上述兩則君臣對話中，張融罕見地出言恭讚，與其平日狂傲不羈的姿態形成鮮明對比。

從中可見，他與蕭道成君臣情誼深厚，才願放下孤傲、委婉逢迎。

日給一石，許而不與

外表放達的張融，亦懷有建功立業之誌與濟世報國之心。

蕭道成曾口頭應允任命其為司徒長史，然久未下達正式任命文書。

張融雖心有期盼，卻不便直接向君主索官，經審慎思慮，故意騎著一匹羸弱的馬入朝，以引人關注。蕭道成果見而詫異，詢問餵飼之量，張融答曰「日給一石」，將近四十公斤，絕對能讓馬吃得膘肥體圓。道成惑馬食足而形瘦，張融藉機以「許而不與」暗喻前事。

次日蕭道成即下達正式詔令，任命其為司徒長史。

張、蕭二人私交甚篤，張融卻不曾直言求官，足見其公私分明的處世原則。其與道成「非恨臣無二王法，亦恨二王無臣法」「陸處無屋，舟居非水」等語，皆屬君臣私誼交流，可隨性而談；而官員任免系國家政務，關乎朝廷典制與君主決斷，臣下不宜徑直催請，故以委婉方式旁敲側擊，既顧全君主體面，又達成履職訴求。

吾生平所善，自當凌雲一笑

建武四年，張融行至人生暮年，臨終依舊灑脫不羈，留下遺囑，身後不掛喪幡、不設祭禮，僅令侍從持清談所用拂塵登屋頂為其招魂。

彌留之際，他留下「吾生平所善，自當凌雲一笑」的慨歎，以安然從容之態直面生命終結。

其葬禮從簡，僅以三千錢購置棺木，未制備新的被褥壽衣，左手持《孝經》《老子》，右手握《法華經》。

喪事辦結後，張融生前侍妾均被遣送歸家，他生前特意囑托：「以我平生風度情致，斷不至於讓婦人泣不成聲，不必令其困於閨閣守靈致哀。」這般簡葬的做法雖與曹操有相似之處，但遣返侍妾之舉，更顯溫情敦厚。

縱觀張融一生，「凌雲」二字足以概括。作為南齊時期的頂尖才子，他在文學、書法領域造詣精深、冠絕一時，胸藏才學、心懷丘壑，故而能超脫俗世桎梏，以逍遙之姿安度一生。

中國現代作家、文學研究家錢默存才高氣廣，筆不留情，多少青史聞名的文學家鮮有不為他所臧否揭短的，唯獨談及張融，只引前人評價，不作個人論斷，想來是與這位江南狂士心有所契，敬其風骨。

作者 / 嚴六效

本版文字摘編自江蘇蘇州「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衆號